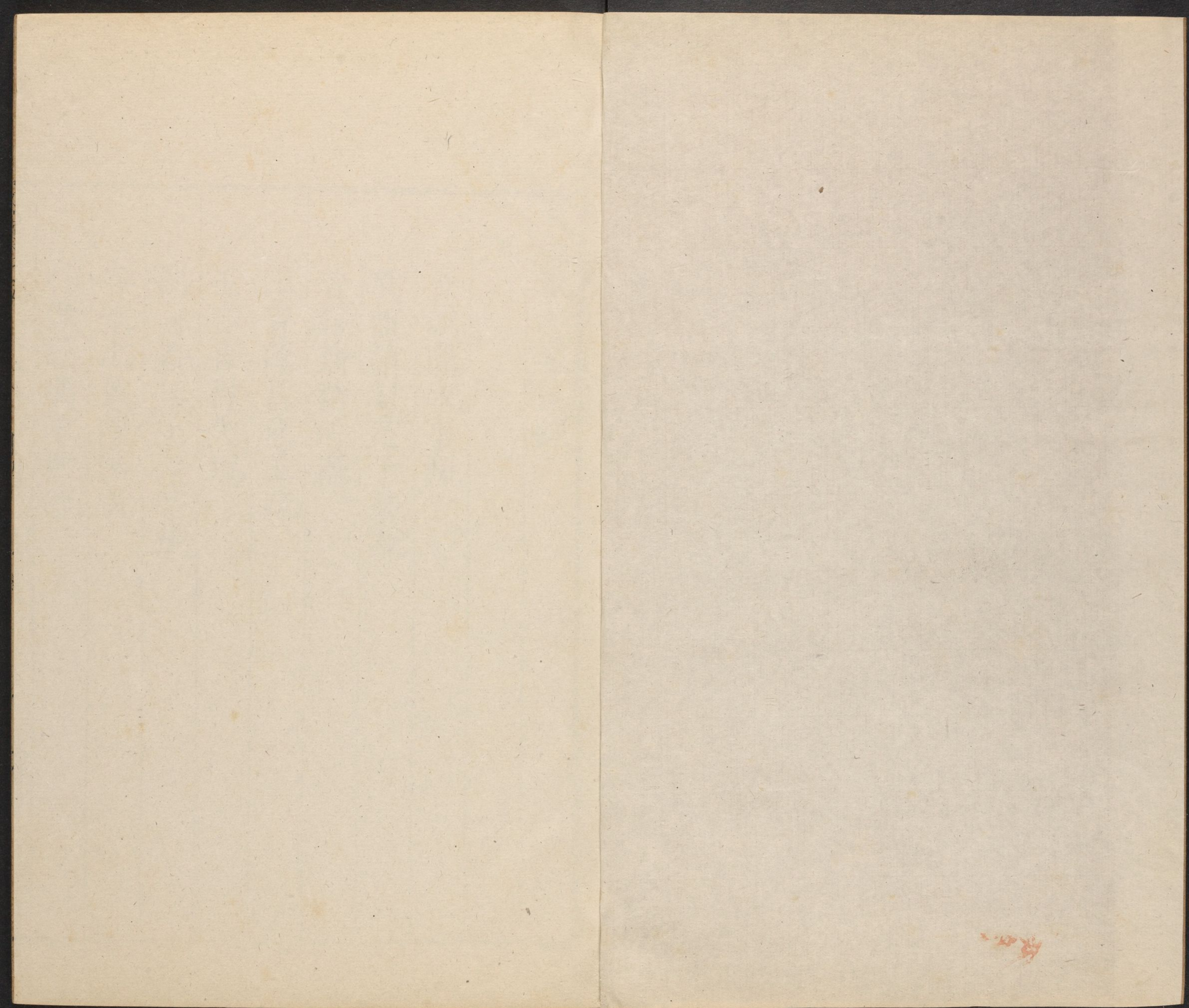


T5238.07 / 0523



文編卷之五目錄

疏

賈誼陳政事疏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論積貯疏

王吉諫昌邑王疏

王吉言得失疏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谷永上救陳湯疏

杜欽訟馮奉世疏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翼奉上徙都成周疏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劉向論起昌陵疏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谷永舉薛宣疏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谷永請加鄭寬甲葬禮疏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歐陽脩論選阜子疏

歐陽脩論水災疏

曾鞏熙寧轉對疏

文編卷之五 疏

荆川 武進唐順之 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 帛子 行校刊

賈誼陳政事疏

觀漢此文則迥出左傳國語不類矣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執急  
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含後面事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  
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  
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去平天下以育群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  
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  
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權力且十此者辱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  
 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  
 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  
 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  
 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

文字妙處全在此非冷語

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  
 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  
 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厯得舍  
 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  
 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  
 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  
 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頓挫自高皇  
 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  
 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

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  
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  
能爲治辱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  
臣實皆有衣布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  
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  
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  
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  
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  
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物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  
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芴其所

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功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歿  
既之變末知所移明中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  
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半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  
剝割皆衆理解解也至於少髡髡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  
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衆髡髡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  
爲不入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  
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  
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



後及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歟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歟臣子勿菹醢  
 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歟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  
 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  
 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

千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  
 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  
 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酒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諸侯之地其削頰入漢者臣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  
 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  
 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  
 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  
 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前細民鄉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冷語及覆

文編卷之五十一  
五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  
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  
太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  
屈信一二指惱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  
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  
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  
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  
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  
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  
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今匈奴媢媢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  
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  
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甕倒縣而已又類  
辟且病痺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  
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  
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  
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備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只舉兩極小事而風倍之極奢極靡盡見之矣縵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犬賈嘉

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

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

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又折衣阜綿而富民牆屋被

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

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歆天下亡寒胡可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歆天下亡飢不可得

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歆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

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

夫倍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

毋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

於進取行之二歲秦借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數句說盡薄借慮有德色母取箕箒  
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偕婦姑不相說則反唇  
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弁心而  
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  
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  
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  
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  
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  
上亡制度棄禮義損廉耻口口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

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  
剽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口口畫大都之中剽吏而奪  
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  
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倍流失世壞敗因恬  
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  
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倍吏之所能爲也倍吏  
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  
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

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為四  
令語有味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  
 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  
 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  
 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  
 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  
 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  
 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  
 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  
 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  
 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  
 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  
 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大師保  
 保其身體傳傳之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

節次整然

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  
 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  
 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  
 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生  
 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地  
 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  
 帝入南學上齒而貴

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  
 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  
 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  
 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  
 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  
 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半國老執醬而親

見

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  
三代對秦言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  
然其倍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訢也固非貴禮義  
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  
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  
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  
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  
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

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  
其轍跡可知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  
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  
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  
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  
不異及其長而成倍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  
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  
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此節以

又譬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

此文以禮法對說整齊

此文以禮法對說整齊

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之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置諸危處則



危天下之情與噐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六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主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諭也鼠近於噐尚憚不投恐傷其噐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撻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兩紐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命與衆庶同黥劓髡刑  
 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虐被戮辱者不泰迫  
 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  
 忌噐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說豫遠不敬

說轉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  
 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  
 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  
 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  
 辱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  
 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頓頓亡

說厲大臣之節

耻隼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譴之也尚遷就

而爲之諱也故其在賜一死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

冠釐纓盤水加劔進退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倍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  
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  
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  
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  
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義行故  
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此篇文凡七節而起結變化節節不同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先後叙弊

起奇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古來少有此識見就有此識見未必能寫之筆下明白痛快如此邊匈奴與強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厯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矣不足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冷而緊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

可謂上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

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

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

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待王至甚述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又臣之愚計頃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心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倍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斃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擬者並舉

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積貯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此與鼂錯論貴粟二篇蘇家諸制策之宗祖也

王吉諫昌邑王疏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惓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  
 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  
 其仁恩至辱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  
 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為大暑之所蒸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數以奕脆  
 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  
 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  
 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

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  
 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  
 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  
 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  
 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  
 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  
 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

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碎 王吉言得失疏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

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倍吏所以牧民者

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

此膠西相之遺言

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

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倍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

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

者未制禮之時因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倍何以不若成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

分款之所由起

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

之前也世倍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

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

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

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

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差人人自制是以會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

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倍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

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

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瑀

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文醇 劉向論其延壽等疏

卸支罪案

卸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塞  
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  
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先叙延壽湯之功建萬世之安羣  
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  
而百蠻從其詩曰焯焯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於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厓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之日逐猶皆裂土  
吉甫列功覆過則  
安遠長羅而大功  
解縣通籍除過勿

谷朮上救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  
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  
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  
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  
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  
難之臣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曰前蒞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  
衛侯便宜發兵誅蒞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  
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  
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  
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  
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此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蒞車衆  
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  
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  
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  
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

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  
信命殊倍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  
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翼奉上徙都成周疏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  
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外省繇後其時未有  
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也未央宮又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  
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

起山墳故其時天下

此節說遷都改制

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

處於當今因此制在又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  
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  
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  
龜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  
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  
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  
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  
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直居而改作故願陛  
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

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陽若奉能預知而預言之者豈識締術數之李固亦能奇中也哉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下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

說將失國處詞婉

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末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反覆時弊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借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  
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  
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  
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我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  
辟之意縱綱紀失序䟽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  
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一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

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  
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  
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  
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  
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  
上克暴或伎害傲京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  
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  
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  
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文溫雅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說數事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法祖首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  
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  
下之心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  
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  
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  
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  
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  
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  
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  
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家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  
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  
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

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  
也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  
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  
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  
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䟽  
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  
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  
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䟽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  
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  
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  
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  
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如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  
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  
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  
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  
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

正家

尊而為宗廟之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  
來三代興廢亦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  
衰之效以定六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  
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  
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  
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  
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下之理可得而和  
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  
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  
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  
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  
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覲以禮樂饗  
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  
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  
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劉向論起昌陵疏

叙事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論山陵乃以此起議論自是奇備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

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

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

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  
 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  
 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  
 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  
 戚焉夫死者收有力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  
 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

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  
 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  
 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  
 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  
 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

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相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田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

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

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䟽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此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遣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步步有關鎖文字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迭徃勞來

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息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谷永舉薛宣疏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敦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



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  
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馬翊崇教養善威德  
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  
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  
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坎誣之臯臣聞賢  
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  
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  
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

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  
留神考察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歆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  
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  
按驗旣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効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臯斷獄  
亡益於治道汙蠱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  
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  
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  
事者廼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  
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  
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旣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  
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  
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䟽之德  
爲宗室刷汗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  
不治

谷永請加鄭寬中葬禮䟽

臣聞聖王尊師傳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  
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  
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  
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  
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抱商  
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  
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  
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  
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  
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

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質直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根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入此一段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為  
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  
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

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  
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  
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噐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  
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

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剖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畧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歐陽脩論選皇子疏

牽連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

從容委曲愈於執權廷爭多矣

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  
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  
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  
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交國公主近已出降  
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  
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  
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  
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  
之中誰可與語談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  
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

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  
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  
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  
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  
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  
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  
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  
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  
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  
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

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欲言也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先說處置後論事情

只以人情真切處感動人主曉人不當如是耶

### 歐陽脩論水災疏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

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聞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

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固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

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

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卽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



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

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竒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

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  
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  
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  
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  
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  
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  
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  
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  
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爲陛  
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曾鞏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  
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卽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  
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  
治周世宗初卽位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  
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  
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  
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群衆之中而用之以  
收一時之効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  
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

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  
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  
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  
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  
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  
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  
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  
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  
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  
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卽位以來早朝晏罷廣

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  
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  
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  
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  
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  
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  
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  
不以夷狄爲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  
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  
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

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伯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

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

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  
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  
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旣成所以發育萬物  
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  
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  
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  
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  
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  
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  
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

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  
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  
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効其弊則  
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  
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  
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  
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  
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  
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  
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

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主之道者皆絀而不省  
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  
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  
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  
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  
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  
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  
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  
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  
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

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  
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  
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  
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  
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  
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天  
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  
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  
而用之以持又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  
以陛下之聰明而克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

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  
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  
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  
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勵天下之士使稱  
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  
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  
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  
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  
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  
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

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  
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  
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  
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  
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  
天下幸甚





